

許慎年譜

署雨晨



张震泽 编著

許慎 說文解字 詁林

辽宁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文禄

封面设计：刘桂湘

许慎年谱

张震泽 编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三段四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50千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3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统一书号：10429·024 定价：1.50 元

许慎年谱

自序

在我国学术史上，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夙称许、郑。郑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取今文家说，遍注群经，集其大成，称为「郑学」，对于整理古代历史文献，颇有贡献。前人对他非常重视，范晔《后汉书》为之立传，记载了他的事迹，清朝人为作年谱者，有陈鱣、孙星衍、袁钧、王鸣盛、沈可培、林春溥、洪颐煊、郑珍等十余家，可谓完矣备矣。惟许慎谱记缺。许慎生于郑前六十年，平生著作，也很丰富，其学术成就，不限于《五经》，而影响所及，实亦溉及康成。《说文解字》，郑注《三礼》屡引为据，《五经异义》，郑亦有驳说。《说文解字》十五卷，认真说，实为一部划时代的创作。它收集当时流行的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博问通人，广采胜义，创立体例，系统地分析字形，考索字源，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字典，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字典。它上通古文籀书，下包经子群籍，举凡「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冲《上说文表》）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它在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实出郑玄之上。直到今天，如果想深入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典章制度，还不能不先通《说文》。许慎师贾逵而友马融，出入于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诸大师之列，屏弃骘纬，选择了较为科学的古学治学道路，早年即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晚年教授吴郡高彪、毋斂尹珍，使文化学术广被远疆，功亦不可没。象这样一位影响广远的伟大学者，本应有一部较详的传记载其生平，阐明其学术，不幸的是，《后汉书儒林传》中虽然列有许慎传，而寥寥不过八十多字，简啬缺略，语焉不详。清朝一些经学大师，如钱大昕、段玉裁、桂未谷、严可均等，曾参检书传为之考证，但又零章散句，偶见于他书注说。到了陶方琦作《许君年表》，诸可宝作《许君疑年录》，始表列行实，然后许君事迹才有年数可寻。然而既为年表，仍嫌简略，而且考证系年，间多不确切处。举例来说：

一、许慎家居乡野，世代寒微，既不同于马融之出身贵家，亦有异于班固之书香相承，古代简帛为书，得之至难，即使天资聪慧，亦未易总角成名。而《疑年录》谓时誉之起，许君年甫十六。这就与情理不合。

二、古人为吏，多在成年。许慎既不得十六通经，自不得十七出仕，更不能为郡功曹。《汝南先贤传》云：「慎为郡功曹，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奉上率下，正写其老成。《汉官仪》：「督邮功曹，郡之极位。」功曹位尊如此，岂学僮所可胜任？范《书》言吴良为郡功曹，须发皓然；杜诗、樊准为郡功曹，年皆五十余岁，马融为郡功曹，年亦四十七岁，而弱冠为功曹者，竟不一见。此皆明证。陶诸二氏不是之考，单据《说文叙》「学僮年十七已上为史」一语，定许慎为郡功曹在弱冠以前。不知《叙》所谓史，乃郡县小吏。《汉官》郡县有史，多者数百人（如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千小史二百三十一人。洛阳令有乡有秩及狱史五十六人，佐史乡佐七十七人，掾史千小史二百五十人。《见孙星衍辑本《汉官》》《周官》：「史掌书以赞

治。」注云：「赞治，若今起文文书草也。」起文文书草，则史之职也。若郡功曹，《续汉百官志》本注谓「掌选署功劳。」掌选署功劳，故为郡之极位。是功曹与史，等级悬殊，职分不同。陶、朱二氏据史以拟功曹，这也是不对的。

三、许慎为郡功曹既非童冠，则其举孝廉，辟祭酒，当然不得早于中年。按东汉祭酒非一，太尉府有南阁祭酒（见许冲《表》），司徒府有东阁祭酒（见《周举传集解》），司空府有南阁祭酒（见《陈元传集解》），侍中有侍中祭酒（见《卓茂传》），博士有博士祭酒，或讲学祭酒，或学官祭酒（见《续汉百官志》、《刘宽传》、《苏竟传》）；郡太守府也有祭酒，如京兆有京兆祭酒（见《班固传》），汝南有东阁祭酒（见《周磐传》），会稽有议曹祭酒、门下祭酒（见《任延传》）。胡广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也。古礼宾客得主人酒，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于地，旧说以为示有先。」可知祭酒必为老者。而许慎为太尉南阁祭酒，陶定为三十余岁，诸定为二十六岁，显与汉制违异。

四、许慎诣京从贾逵受古学，陶诸二表俱系于慎为功曹举孝廉之后，此亦可商。汉士子上达之途，多先为学通经然后为吏，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张皓少游学京师，归仕州郡，廉范受业于博士薛汉，亦在为郡功曹之前；即如高彪、尹珍师事许君，亦博学经籍，然后为吏；语所谓「学而优则仕」也。是知许慎受学，必不在为郡功曹之后矣。且为郡功曹举孝廉之后亦不可能再从师就学。汉时法令，举孝廉须先试以职，故二千石（郡太守）岁举孝廉多于属吏中择选，范《书》载郑宏以郡督邮举孝廉，周章、陈禅以郡功曹举孝廉，皆是。功曹到京。对策合格始得拜官。卫宏《汉旧仪》曰：「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

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贞白；第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府剧令。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许慎为功曹时，远在汝南，无缘从师贾逵，既举孝廉，当试第一科辟南阁祭酒，更不能再拜门墙。揆以事理，知陶、诸之说之谬矣。

五、陶诸二氏似又误读范《书》许君本传。范蔚宗融裁群书，驰骛文采，其作列传，不是獭祭故实，而是有各种笔法。许君本传字数不多，乃分三事以三段书之。首段说：「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尝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言其品学也。次段说：「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浚长，卒于家。」言其官历也。末段说：「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则著其述作也。他是以事为类，并不是全篇依时间顺序写的。而陶氏却说：「初者，少时也。」诸氏亦谓：「《传》叙时誉于郡功曹之前。」于是定许君十六已博通经籍。泥拘文字，而荒史例，故有此失。

基于上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将许慎生平事迹重新加以整理，还是有必要的。

这本书的初稿，是我早年所作。抗战期间，从一九四一年起我在西北大学（即前西北联大）工作。西北大学地处陕南城固，那几年里，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周围笼罩着白色恐怖。我携带家口，行动不得，心情十分苦闷。师友劝告，宜敛锋芒，不可引人注意。于是暇中研读《说文》。由《说文》而及许慎生平，遂成《许叔重年谱》一卷。当时既为韬晦而作，而且手头书少，只有

《说文诂林》、《后汉书》等，参考未备，自然是疏略的。我的老师丁山先生看了，为我写了一个书签，便搁置一边，不复留意。

四十余年后，到了一九八五年，我有机会去河南许君故乡参加中国训诂学会举行的纪念许慎及学术讨论会，在会上读到了一些同志关于许慎事迹的考据文章，受到启发，又引起了我的兴趣。归翻篋底，此稿尚在，然已封面破碎，纸色黄暗了。辽宁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热情鼓励我付印问世。我想，方今盛世，学术研究正在开展，虽然年逾古稀，耳目渐昏，仍应珍惜余年，做出点滴之贡献，于是努力改作，终于草成，此书是也。

这次改写，参考了时贤大作，覆查了原始材料，总是感到史料缺乏，未足以充分说明问题，补而苴之，唯俟新材料之发现。学殖荒疏，错误定所难免，亦唯望方家学者之教正！

回想此稿初草之时，患难师友大半零落，雪泥鸿爪，剩此残迹，抚卷黯然，不能无慨矣！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五日

张震泽序于辽宁大学寓舍时年七十五

编 例

一、许慎生卒年寿，不可确知，本谱编年只求近是。前代学者多有考证，而结论不一。为年表者有陶方琦《许君年表考》，诸可宝《许君疑年录》，两文皆系年明确，今随年附录，以资参证。

二、本谱以学术为主，故除谱主外，并详群儒，尤注意其述作及学术活动。

三、贾逵、马融，为许慎师友，本谱载之较详，其已有年谱者，如班固、张衡、郑玄等，亦附载之。

四、诸儒之事迹缺略无可考订，或先后于许慎，不能备载者，另为经学传授表，附于卷后。

五、谱主年岁事迹，写以大字，考证著于下。其余诸人，则标「时人」以别之。

六、诸儒之有年寿可考者，书其年岁，无可考者，杂列于其年之末。

七、谱中凡所征引，即注明出处。若有考说，则加「按」或「今按」字样，附于引文之下。

八、学习浅陋，参考未备，漏误之处定多，望博雅赐教。

年谱

许慎事迹简记

(一) 许慎家世

《说文后叙》云：「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自彼祖召，宅此汝濒。」此许君自叙家世，于汉不云有显名者，则许君固寒家也。范晔《后汉书》载许姓而为公卿者，有许敬、许训、许相等，皆平舆人，虽与许君同郡（平舆为汝南郡治），然不闻有瓜葛，似非近族。许君名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万岁里（或云郎里）人。有子曰冲，爵至公乘。

(二) 许慎师友弟子

师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是贾谊的九世孙，刘歆的再传弟子。父贾徽，字元伯，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逵悉传父业。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倜傥有大节。称为通儒。

友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是伏波将军马援的族孙，将作大匠马严之子。少从京兆挚恂学，博通《五经》。安帝永初四年（公元一一〇）拜校书郎，与许慎同在东观校书，常推敬许

慎。后拜武都太守，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又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离骚》。晚年家居教授，门徒四百余人，郑玄出其门。时许慎已卒，不及见。

安帝永初四年校书东观者五十余人，其中有刘珍、刘驹、刘騊、窦章等。永初五年张衡拜郎中，元初元年王逸为校书郎，同处东观，盖皆相识。

弟子有尹珍、高彪、孟生、李喜等。尹珍，夜郎毋敛人，从许慎受《五经》，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后官荆州刺史。高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人，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为校书郎，除外黄令。孟生、李喜，都是中官近臣。后孟生为中常侍。

又郑玄，虽未及同业许君（许六十一岁时，郑始生），但对《说文解字》十分服膺，其注《三礼》多引《说文》，又作《驳五经异义》，可见许郑之继承关系。

（三）许慎简历

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七）生。

章帝元和元年（公元八四）十八岁，诣京从贾逵受古学。

和帝永元二年（公元九〇）二十四岁，起意草创《说文》。

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一〇〇）三十四岁，《说文解字》成书，作《后叙》。

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一〇一）三十五岁，贾逵卒，去京师。

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一〇二）三十六岁，为郡功曹。

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一〇四）三十八岁，举孝廉，辟太尉府。时张敏为汝南太守，张禹为太尉。

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四十一岁，为太尉南阁祭酒。时太尉仍为张禹。

安帝永初二年（公元一〇九）四十二岁，此后作《淮南鸿烈间诂》。

安帝永初四年（公元一一〇）四十四岁，以诏书与马融等五十余人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马融推敬之。

安帝永初五年（公元一一一）四十五岁，作《五经异义》，时《说文》尚未正定。

安帝永初六年（公元一一九）五十三岁，除校书郎，不就。

安帝永宁元年（公元一二〇）五十四岁，《孝经孔氏古文说》疑作于此。

安帝建光元年（公元一二一）五十五岁，病，九月，遣子冲上《说文》及《孝经孔氏古文说》。此后家居。《后汉书儒林传叙》云：「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

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莠竖，至于薪刈其下。」这时是文化衰落时期。

桓帝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八十一岁，吴郡高彪来从受《春秋左氏》，毋敛人尹珍来从受《五经》。

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八十二岁，卒于家。时马融七十岁。郑玄二十岁。何休二十岁。蔡邕十七岁。

(四) 许慎著述

许慎著述可考者有：

《说文解字》十五卷

《孝经孔氏古文说》一卷

《五经异义》十卷

《淮南鸿烈间诂》二十卷

《六经注》若干卷

《论语》、《离骚》，许慎或亦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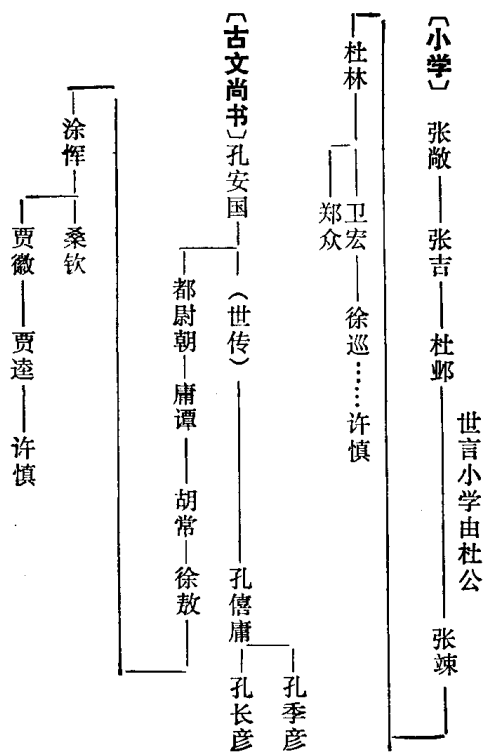
大率《说文解字》及《五经异义》两书为许君精力之作，《说文》所以包六艺群书之诂训，《异义》所以刊古今之异说，经传之事，略尽于此，以视并世诸儒之经传各为一注者，浩乎大矣。「《五经》无双」之誉，有由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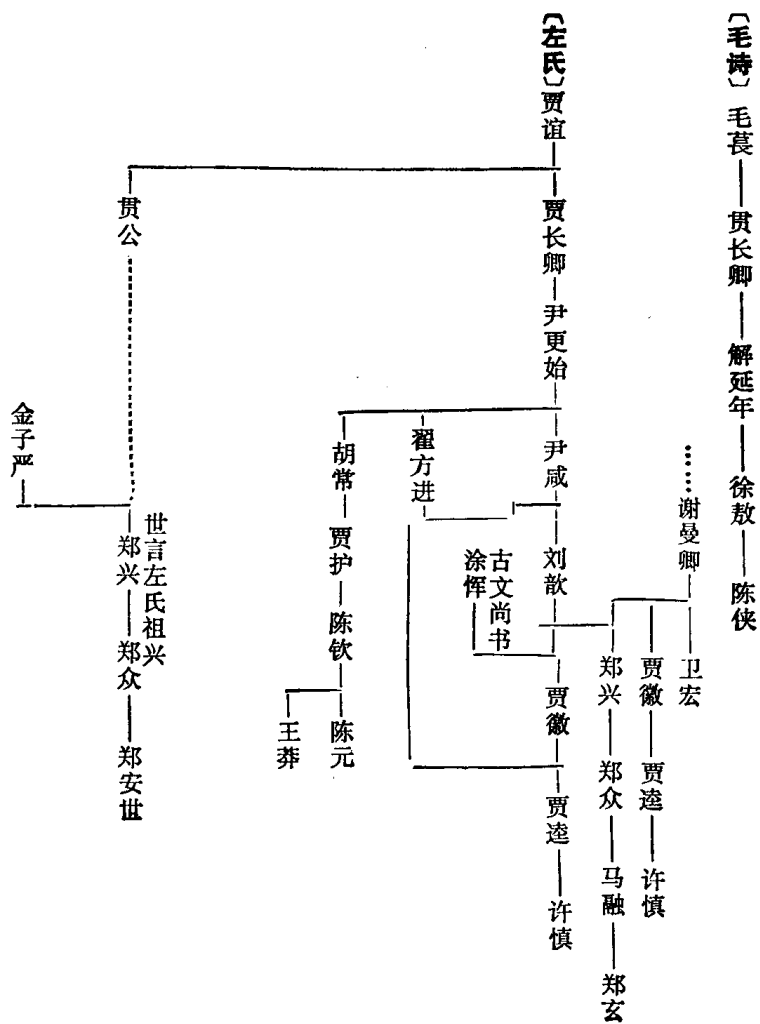
(五) 许慎古学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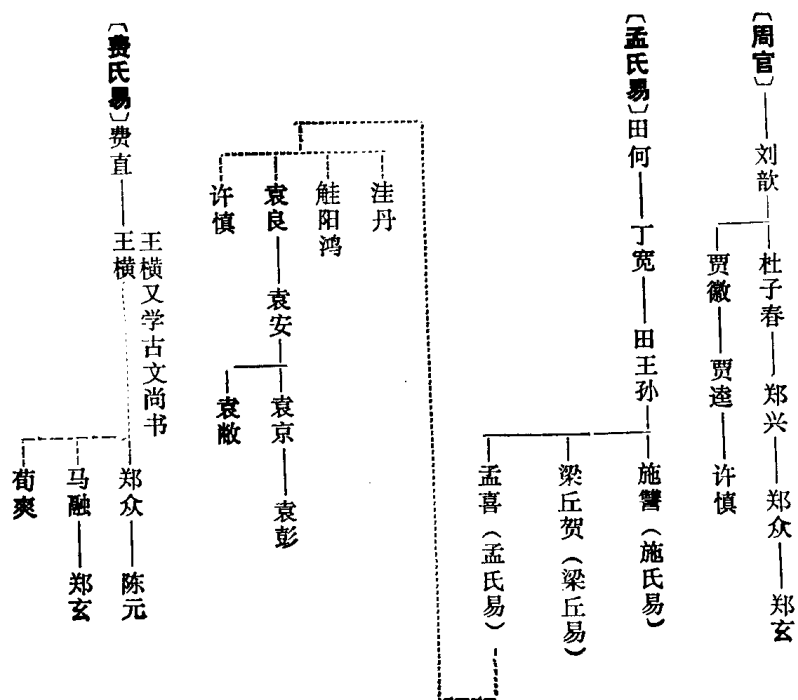
许冲《上说文表》云：「臣父慎本从逵（贾逵）受古学。」范《书》及《高彪碑》云：许君又传高彪尹珍《左氏》及《五经》。而当时杜林、卫宏、郑大夫父子之徒皆古文家，许书多引其说；马季长为许君之友，尤精古文，其传授系统，俱可得而言。兹采两汉书，为表于左，聊以见许君古学渊源。至于今文学，许君亦尽博通，惟其敦崇古学，今文学遂为所掩，其师授来源，亦

复不明，另为东汉经学传授表附于书后，藉见许慎在东汉经学上之地位。

《许慎古学渊源表》







按《孟氏易》为今文，费氏易为古文。所以然者，以《汉书艺文志》言：「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而许慎《说文叙》称《易》孟氏亦古文也。不知何故？兹表中并列之。

〔古文孝经〕前汉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后汉光武建武时卫宏所校——许慎作《孝经孔氏古文说》

〔古论语〕《鲁论》（鲁人所学，今文）

《齐论》（齐人所学，今文）

为训解，不传

《古论》（出于孔壁）孔安国

为训说

有古文论语注

马融

郑玄

混合鲁齐，为张侯论

周包
氏咸